

(上接07/10版)



寿阳方山

思乡绵绵无尽期。乡愁是挥之不去的情愫,家乡是游子收拾精神的寄托。

《望家信》

忧患须眉变,艰难志气摧。
征尘和泪湿,乡梦逐云回。
野水送人去,山花迎我开。
马前雅噪集,日日望书来。

《月夜旅宿不寐》

嗷嗷八口想饥啼,旅馆萧条月色凄。
家滞都中惟有梦,诗成塞外半无题。
松涛偏入幽人耳,雁唳频惊客子栖。
中夜徬徨眠不得,吟髭变白已将齐。

人在忧患中须眉白了,在艰难中志气衰了。万里征程和泪下,思乡梦里乘云归。日日望信不见来,只听马嘶声声催。家人在京都滞留,只有梦中相见;人在塞外行走,写诗多半无题。松涛阵阵如亲人呼喊,大雁唳鸣勾起游子情凄。夜里徬徨难以入睡,捻须吟诗,胡子都白了。毕竟是祁韵士,每每情到绝处又振作,在《无题》诗中写道:

乾坤到处本无垠,薄笨车行向闾閻。
曲岸水迎芳草短,对山风起夕阳昏。
羊肝下酒沙壶暖,牛乳烹茶木钵温。
竟日长途人影少,停驂喜见一家村。

走到苇湖(湖名),惊起一滩大雁,大雁是最能勾起游子之情的动物,祁韵士写下《飞雁篇》:

年年送雁塞北飞,不知飞向何处依。
今我追雁来到此,雁惊避我起沙鸥。

苇湖森森望不极,六月无暑犹寒晖。
塞外相识惟尔雁,畴昔过余是耶非。
雪泥踪迹偶然耳,行见衔芦归去肥。
吁嗟乎,尔雁到处我亦到,尔雁归时我来归。

此诗分为“送雁”“追雁”“惊雁”“识雁”“归雁”五个环节,环环相扣,人雁一体,一唱一叹,写尽“雁”字诗,道尽游子情。特别是最后一句:尔雁到处我亦到,尔雁归时我未归,催人泪下。雁尚有归时,人能何时归。



伊犁景色

最是伊犁绝胜处。万水千山终有尽,喜怒哀乐遍尝过。到达“五台(清时设的驿站)”时,就进入伊犁界了。伊犁的一路绝胜美景,是对千古征戍之人的最好启示:山高人为峰,心安是吾乡。



赛里木湖

赛里木湖。赛里木湖是幸运的。早在公元1221年九月,长春真人丘处机(道号长春子,金代元初道士,道教全真派“北七真”之一),74岁高龄从山东远赴西域赛里木湖,应成吉思汗之邀,为其论道,成就“一言止杀”的伟业。在祁韵士之前之后,

还有洪亮吉、徐松、邓廷桢、林则徐、张荫桓等清代大臣被贬伊犁,路过赛里木湖,他们都用优美的文字赞叹赛里木湖。祁韵士以史地学家的视角写道:四面皆山,呼为赛里木诺尔,汇浸三台之北。青蓝深浅层出,波平似镜,天光山色,倒映其中,倏忽万变,莫可名状。时有鸳鸯、白雁往来游泳,如海鸥无心,见人无畏,极可观也。此台阻海角山根,凿石成路,逼水而过,设卡伦焉。路旁有嘉庆戊午巡检顾谟所撰《修路碑记》。沿海皆驻防察哈尔,列帐而居,错路基布,牛羊牲畜,烂漫若锦。睹此境界,有海阔天空之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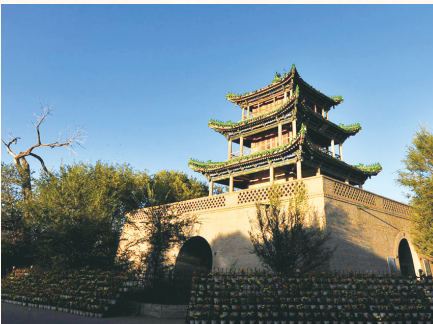


果子沟大桥

果子沟。是一条北上赛里木湖,南下伊犁河谷的峡谷孔道。公元1218年,成吉思汗命次子凿石理道,刊(砍)木为桥,始成车道。这里也是古代通往中亚和欧洲丝路北新道的咽喉,有“铁关”之称。和赛里木湖一样,历史上诸多名人描绘过果子沟美绝之处。但祁韵士所写则最为全面深入,百度“果子沟”词条结尾有论:被清人祁韵士称为“奇绝仙境”。祁韵士《塔尔奇游记》胜):

峻坂初过款段轻,林溪深处快新晴。
天然畧画谁摹得,却忆山阴道上行。
不分山尾与山头,石笋森森万木稠。
彷彿龙鳞烟雾裹,翠涛声卷一天秋。
丹黄锈错逗羊眠,碧彩葳蕤映日鲜。
采药何人过山去,青鞋踏破岭头烟。
此行底事访桃源,人谷时逢献果猿。
不见一人来询问,鸟啼花落自无言。
万峰高耸与天齐,碧涧萦回九曲溪。
七十二桥行未了,流泉已逐夕阳西。

浓阴绕舍晚烟笼,茅店人稀小径通。
喜向林间先得月,那知身在万山中。
绥定城。伊犁九城(被称为大清帝国的“西北长城”)之一,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修筑,乾隆帝赐名“绥定”,是控扼果子沟到伊犁的交通要道。此行的目的地就在前方,祁韵士精神振奋,在绥定城用“四字句”抒发自己的豪迈:地形宽敞,两行柳色,掩映怡人,叱犊耕田,村村打麦,太平景象,浩荡无边,颂扬所莫罄也。



惠远古城

伊犁惠远城。伊犁将军驻地,清军统治北疆的中心,也是伊犁九城的核心。该城驻扎有满营、汉营、蒙营三军,互为犄角。1763年至1765年,筑城竣工,乾隆赐名“惠远”。万里之行后的祁韵士到达惠远城的日记中没有记载此城的情况,而是用他独到的地理学视角写出如此“终笔”:

距迪化州一千九百余里。自哈密至此三千三百余里,自嘉峪关至此五千二百余里,自兰州至此六千八百余里,自西安至此八千二百余里,自京师至此一万七百余里。然关外地方辽阔,其路程里数约略计算,有赢无绌,非内地驿站确经丈量者可比。故往往有二十里行至半日方到者,远道迢迢,惟征戍之人备极领略耳。而他的感怀,则寄托在《濛池行稿》

最后一首诗《七月十七日抵戍书怀》:
滴居今已到天边,回首燕云路万千。
翼息何心符六月(此行计一百八十日),艾愿有愿待三年。

恩同福载知无极,材愧庸愚祇自怜。

葵向微忧如望岁,他时马首快言旋。
从北京到伊犁,天地之间,因为有了 一个祁韵士,印证了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。山水之间,因为路过了一个祁韵士,注释了仁者之乐与智者之思。古今之间,因为穿越着一个祁韵士,吟唱了历史大戏与地理大美。

在伊犁的日子。两千零九十五年前,即公元前72年,著名的西汉外交家、军事家,曾经随苏武出使匈奴被囚19年的太原人常惠,受汉宣帝派遣出使乌孙(今伊犁地区,汉为乌孙国),与解忧公主一起团结乌孙王与汉合力击败匈奴。九百三十八年前,公元1805年七月十七日,山西寿阳县平舒村人,前户部侍郎祁韵士到戍伊犁惠远城,伊犁将军松筠派祁韵士充印房章京,管理文书档案事务。从此,他继续献身于西北史地学研究。

公元1806年,56岁,祁韵士“公事之暇,闭户读书”,教授士子。

公元1807年,57岁,祁韵士“创纂《伊犁总统事略》(后道光赐名《新疆识略》)十二卷,别编山川疆域《西域释地》二卷”。

公元1808年,58岁,“七月期满,蒙恩释,令回籍”。十月二十日,祁韵士从伊犁启行,于1809年三月初八回到寿阳。一去一回,三年时间,驱驰万里,著述有《万里行程记》《濛池行稿》及《西陲要略》。《西陲要略》附《西陲竹枝词》一百首,“首列十六城,次鸟兽虫鱼,次草木果蔬,次服饰器用,而终之以边防夷落,以志西陲风土之大略。”

教书育才泽后人。公元1810年,因松筠调任两江总制,招已60岁的祁韵士襄理幕务。同年,子祁雋藻中举。1811年,祁韵士由江宁回到寿阳,后应陕甘总督那绎堂所邀至府衙授读,当年十月,携祁雋藻到兰州。《平舒山庄六景诗》刊刻面世。1812年,祁韵士兼任兰山书院山长(书院主持者)。1813年,祁韵士的150名门生感恩他的教育恩泽,制“西河楷模”匾,悬于讲堂。1814年,随那绎堂移至保

定,仍在署中授读,第六子宿藻、长孙世弁相随,并兼任莲池书院山长。四月,子祁雋藻以殿试二甲第三名的成绩,赐进士出身,任翰林院庶吉士。父子“两世清华”,贺者如云,言其积德是根本。祁韵士自订年谱到此为止,是年64岁。

公元1814年九月,与儿子祁雋藻、祁宿藻一同回到寿阳故里,“举家团聚,舞彩承欢,一门之内,雍雍如也”。十二月,因劳困感风寒,祁韵士几天不思饮食,转成虐疾。

公元1815年正月,病愈。那绎堂又写信邀祁韵士到保阳书院就职,二月十九日动身,谁料到保定仅十几天,虐疾复发,于三月二十五日寿终于保阳书院,享年65岁。子孙扶灵柩归故里,葬于寿阳平舒。

祁韵士四个儿子宸藻、窳藻、离藻、宿藻在《鹤皋年谱》结尾,对其父有如下评语:

“府君一生淡泊俭素,无所嗜好,性敏毅,读书必窥其大,每览一编,捷如扫叶,尤喜谈史事于断烂中,别具特识。居官二十余年,清慎介直,不避艰苦,以在史馆久,凡国初掌故及满洲蒙古王公世家将里世系与夫西北边疆地理形势,熟悉贯通,了如指掌。”

程恩泽(道光元年与祁离藻一同入职南书房,官至户部右侍郎)在为祁韵士写的碑记中论道:

“公性介而和,优爽而英多。学璞沈而辉华,喜会友以文。清酷雅歌,括史例,通国书,指掌与图,蔚然著作家。才富遇啬,命也奈何。不於其身,於子若孙。视此丰碑之峨峨。”

有清一朝,伊犁作为惩治冒犯或失职居下臣工首选流放地,署名“流人”的有纪晓岚、祁韵士、邓廷桢、林则徐、洪亮吉、徐松、张荫桓、裴景

福、刘鹗、温世霖等,而同时作为西北史地学家、教育家与诗人的只有祁韵士。他敬畏天地、爱国爱家、愈挫愈奋。他把人生逆旅当作诗意行走,即使身在异乡也自强不息,岁在暮年也灿烂绽放,慎终如始把学问研究、著书立说、教书育人做到了极致。

人生何尝不是一场“流放”。生不能选择,死不能逃避,但如何走完这场“流放”却可以选择。正如祁韵士,生于寿阳,葬于寿阳,中间这一场“流放”却成就了他“修齐治平”的人生理想。而他的儿子们在他去世后,仍然续写着他的华章。寿阳是故乡,京城是故乡,伊犁也是故乡。六十余载功与名,两万里路云和月,祁韵士用良心把困境绝境丈量,用深情把天地人生褒奖,用诗文把万物并育歌唱,把心都安放在他经过的自然之路与人生路上。心在哪,哪就是“吾乡”。心在“吾乡”即安,安心之旅就是精彩的“流放”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本版制图:赵向文

